



|新|诗|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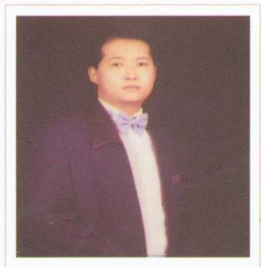
十年砍柴

马知遥 马博雯 / 著

SHINIAN
KANCHAI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马知遥

1971年3月生于新疆阿克苏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从事过大学教师、公司职员、报社记者、卫视编导等职业，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博士后，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400余万字，诗文入选了2002年以来《年度最佳诗歌》《中国最佳诗歌》《年度诗歌精选》《21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世纪诗典》《中学生最喜爱的诗歌》等几十个版本，小说和散文多次获奖。现出版了学术专著和小说诗歌散文集共14部，翻译1部。

联系方式： mazhiyao1971@163.com



马博雯

2002年9月生于山东济南市，擅长钢琴、朗诵、写作。多次获得全国及省市钢琴大赛一等奖，诵读比赛、主持人大赛一等奖。

十年砍柴

马知遥 马博雯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砍柴 / 马知遥, 马博雯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6.6

(新诗丛)

ISBN 978-7-5618-5524-9

I. ①十… II. ①马… ②马…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114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8.5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所有的诗歌都是情歌，因为那里有充沛而真实的感情；
所有的诗人都是情人，因为他们是有充沛情感的人。
在诗歌被大众抛弃的时刻，自我怜惜一下又如何。

——马知遥

序一

“情景的美学”

张立群

如何对于一个常年活跃的批评家诗人进行评判？这或许是一件容易为观念所左右的事情，按照“批评”与“写作”井水不犯河水的逻辑，批评家亲身垂范常常会落于“眼高手低”的窠臼。怀着这样的忐忑我阅读了马知遥的诗。这个当然可以被称为学院派的批评者，其实已通过他的实践，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学院派诗人”这个或许极不贴切的词语。在怀有很多感悟的同时，我愿意将马知遥的诗定位于“情景的美学”，而其所包容的鲜活的生命体验自然来自所谓“美学”的解读。

马知遥的诗是“克制”的，尽管他有如此多的生命感悟。从一种可以称之为“对应性”的话题进入马知遥的诗歌世界，《张爱玲之死》《融化》《距离》等作品，可以呈现诗人的“镜像”式认识以及经验认知过程中的相互缠绕。马知遥如此客观而自持地审视着人生可能的际遇：“你和他们比邻而居 / 你们并不说话 / 你们是不说话的仇敌或者情人”——是生存之间的互文关系，还是关于世界的冷静观察，没有声音，同样也没有关系的确证，但“互相欣赏 并不表白”，却体现了某种“无言的状态”。马知遥将这样的“关系”命名为“距离”。我想：“距离”不仅产生美感，同样也产生隔阂。在人情淡漠的当代文化语境，“距离”冷静而淡定，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承担的事实。

在“对应性”及其带来的感悟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一种“情景”：马知遥在传达经验时总是带有较强的画面意识。“像一片叶子看着另一片下落 / 像一轮月看着另一轮月”，在那些

近乎客观化的“注视”之下，诗人的结构经营隐含着道道风景。这是一个常常通过第三人称表达的思想与感情的世界，其内部具有强烈的流动意识，应当是马知遥诗歌自我理解的某种表现。

但显然，“克制”无法掩饰一个诗人的内心。马知遥的创作之所以不会带有更多的“批评家痕迹”，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经历有关。这个出生、学习、工作等明显呈现为“自西向东”发展的诗人，生活经验堪称丰富。生活中的马知遥是一个真诚的诗人，即使“真诚”在某一刻难免会带有幼稚的成分，不过，这一视角决定了其视野所及之处及其内部的风景。为此，我们有必要提到《融化》中“我”与一个“吃雪糕”孩子之间的相互“注视”：雪糕在融化，等待一队队蚂蚁鱼贯而至，“那是清凉的夏天午后 / 我看着孩子孩子看着蚂蚁 / 蚂蚁看着雪糕”，“我们很快乐”，这一肯定判断性的结尾极有可能来自所谓的“情景交融”——在可以作为“叙事性”的堆积与延展的过程中，马知遥的诗是亲和而真切的。如果说《洗头房》《穷人》等关乎现实、底层的情感更多来自于“城市”与“列车”上的“情景”，那么，《病》中关于母亲与我之间“感冒”的历史化体验，就是对生活镜头切片展示后，内在情感的深度体现。从“对应”到“观察”，马知遥从不掩饰自己对于那种浓烈情感与体验的捕捉，因为诸如《人群》在遍布孤独之余，“盛开的重阳菊”已为我们点缀出“热闹的人群”与“满世界的孤独”之间的“契合点”；而在《手》中，“再后来”的无限后退，尽管使“手”变得紧紧拥抱，但“像两个失望的人 / 极度地哭泣”，却说明上述体验不仅来自于某种理性，同样也来自于活生生的生命质感。

如果诗歌同样可以视为一种过程，马知遥“过程”的美学意义在于他的精致与情感的介入。应当说，多年的行吟和游历亦或民间文化的体验，使马知遥可以激情似火地喷发，在两日

内完成几十首诗，同样也使其在表面克制之余，并不拒绝“我”介入后的直抒胸臆和内心独白。他诗歌中的怀念和故土重温使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共鸣，而在一般之上，则是如何以某种近乎“宗教”的体验，证明信念和执着可以获取边界与限度：

我要拒绝一切喧哗 / 而让一切安静的声音来到 // 和树木
和河流说话 / 和他们交谈 / 谈到过去的一些事情 / 现在和将来
的一些事情 // 还有风挺大我沿风走 / 天已经黑得看不到 // 我
沿黑暗的街道走出很远 / 那样我就能坚定地告诉自己 / 我还能
走回来

如何理解《深夜在山东一角》给我们带来的“此情此景”的冲击力？这段极有可能是诗人在山东并不愉快的生命体验，始终与“拒绝”“承受”和“超越”紧密结合。从“让一切安静的声音来到”写到“我还能走回来”，马知遥经历了生命时空关于现实、未来以及当下“黑暗街道”的多样化状态，他最终以自己的性情完成了一个“循环圆圈”，这使潜藏在其诗中越发明显的困惑，找到了可以抵达的彼岸之邦，除了马知遥自己，还有谁可以为其找到通往彼岸的道路呢？这一灵魂炼狱的过程当然是内在的，但其此刻在“山东”的“一角”，而深夜中，我们正看到或曰可以等待一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诗人”。

在一首题为《我的窗户》的短诗中，“从此我的窗户只有 / 闪光的影子可以停留”，“这廉价的祈祷 / 或者抚慰 / 只给需要的人”，大致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完成了一个“进入”与“给予”的过程。可以说，在面前关于马知遥 2004 至 2008 年几十首创作中，2004 年与其后创作存有很大的不同。马知遥的诗作虽然竭力呈现出稳定的状态，但在那些“我”之视点的创作

之中,其另一面相极有可能来自其灵魂的侧面。而其“情景”的呈现则是我们对马知遥可以作为浪漫派诗人的“文字指认”。在诗中,马知遥的情景往往是自给自足的,这就结果意义上造成了其内部质素及其张力传达时的气质丰盈。

马知遥笔下其实从不乏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惊讶的文字,从其诗歌整体性勾勒中,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上述倾向其实是某种新鲜元素的注入,但其“冒险性”似乎也由此生成,并更显其价值和意义。马知遥的诗歌,因为追求“内部的风景”而充满智慧的痕迹。“学院派诗人”是知性的,这一判断逻辑可以从现当代诗歌史上找到依据,但作为一种逆向推演,上述逻辑或许会大打折扣。就笔者目前阅读所及,马知遥写于2007年的《还魂歌》是一首令人惊讶的诗——

落了魄的可以喊回来
失了势的可以转过来
你夺了我的纯洁
抢了我的时光
消磨了我大好青春华年
我却只能低眉袖手
只能心甘情愿
只能把个奴才的嘴脸
代代相传

究竟是谁夺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而“我”的姿态如此忍耐直至颓唐,那种常常在鲁迅先生笔下作为讽刺的对象,浮现在“我”的脸上,并最终要延续下去,《还魂歌》就此在叙述和题目之间构成了“复指”和“反讽”的倾向,马知遥对于诗歌敏感、幻化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诗人的评说总是要涉及访谈和其创作谈,我和马知遥两次谋面,却从未谈诗,这使我对其评价完全建构于一种自我理解的基础之上。“我在想 在愁苦的人群里 / 他们是怎样把饱满的情绪体现 / 又是怎样互相拧亮 / 对方的灯”,马知遥在《猜谜》一诗中赋予了一种关于评论者和诗人之间的解答,他的情绪何尝不是饱满,并不断期待为我们揭示更多的角度甚或过程。而上述这些,无疑是一种“情景美学”此在的表意部分和承载空间!

(张立群,教授、文学博士、评论家)

序二

优秀的诗人总是比自己的时代

先行一步

安琪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歌批评家们许多本身即优秀的诗人,或者说,他们是先在本科期间成为优秀诗人再在庞大的攻读硕博学位的队伍里一路征战终于把博士的旗帜插上各所高校的博士点。这里面的典型有胡续冬、姜涛、霍俊明、张立群,再加上此文的撰述对象马知遥。他们的存在,无疑已成新世纪中国新诗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并且可以引申到各行各业。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人,70年代有着更高的学位取向,这里面尽管有着“被迫”的成分,却也是不得不接受并承认的一个现实——中国式的博士帽已被视为各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引进各种人才的资格认证。

当博士成为诗歌批评家,他们经由近三十年强化阅读所积累的知识恰好可以游刃有余随意取用,而当博士成为诗人,他们要做的恰好是放下已有的关于诗歌的知识譬如遣词造句、主题立意等而让自己的心态重新归为纯真状态的零。有一个故事说的是,42只脚的蜈蚣每天迈着爹妈给的步子走路,突然有一天一个过路的人问他,你是如何安排你的脚的,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当你在迈前面的脚时,后面的脚怎么办?蜈蚣一愣,比划了几下脚,不会走了。蜈蚣的故事可以用来比喻诗歌批评家写诗,他们因为对好诗研读太多也许无意间会成为他们自行写作的阻力,他们太清楚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了,也因此,他

们每写一句都会斟酌一下，好，还是不好。当然，好的诗歌批评家要求于自己的首先是成为一个好诗人，这样他/她对诗歌的感知方能有身临其境的自在，他/她对诗歌的辨析也方能有深入诗髓的透彻，这正如好的运动教练大都是前世界冠军退役一样，这里面依凭更多的是对所接触对象在思维及行动上的把握。

读马知遥博士的诗歌，我感受到他区别于大部分纯粹学院派从语词到语词、从抽象到抽象、从玄学到玄学的写作模式而呈现出一种直接与生活现场相撞击的诗意，这诗意并非古典诗词所营造出的浪漫、梦幻所概述的那种，恰恰相反，贯穿马知遥诗歌的生存苦难、世道众生、情之艰辛、爱之乱象等作为失败证据的存在本相总是按捺不住地透过字缝丝丝缕缕攀爬而出，他写道“至少关上门就属于自己”，他难道只是写张爱玲？在《张爱玲之死》中，马知遥以近乎残酷的笔触捅破了笼罩着张爱玲一生的传奇面纱而直接把一个客死异乡的老女人端到读者面前，正是这个老女人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偶像、女白领的最爱。如今，在马知遥的描述中我们看到——

一个老太婆要自己走向死亡
自己看着自己凋落
像一片叶子看着另一片下落
像一轮月看着另一轮月

人生从来没有完美，尤其是一个女人，从风华绝代到垂垂老矣本身就是“既生瑜何生亮”的不该，更何况这个女人年轻的生命曾经那般张狂那般鲜艳！现在，这个女人老了，诗人甚至直呼其为“老太婆”，诗人已经看到了生命自出生就被给定的最终走向——死亡，哪怕出名趁早的张爱玲到此刻也只能来

到她的最终归处——死亡。究竟诗人给予张爱玲之死怎样的估价：却原来也不过是一片叶子和另一片叶子的遭遇。每个人都是浮生中的一片叶子，都将下落，而那盛开在空中的圆月和沉浸在水中的圆月它们也无非都是不攻自破的幻象——任谁也触摸打捞不到！

萨特说：意识的超现象存在不能为现象的超现象存在奠定基础。无论诗人的意识如何愿意为现象的存在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他/她实际上都是“不能”，马知遥似乎深知自己的“不能”因此他还原张爱玲到一个“女人”的身份的自觉显得如此强硬不容更改，这是对个体生命参悟后的极端反抗，人越是在高峰体验中尝尽成功的狂喜，就必将在死之将至时纷涌自暴自弃的绝望。这既适合张爱玲，当然也适合马知遥！通读马知遥的诗篇，我发现了这一个“感动写作”矢志不移的阐述者自身的犹疑和悖论：他在诗中提供给我们的充满冷、静、无奈和荒诞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酒场》一诗他说——

来的陌生人和熟人
大家坐下
因为一场酒要结成朋友

我特别惊心于“因为一场酒”所揭开的因果序幕：无情竟然可以无情到如此地步！无情到底，人已不堪。却原来，成为朋友仅仅只是“因为一场酒”，也就是，维系朋友感情的并非心灵相通，言语投合而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物”——酒。在一个物化社会里，所有关系都物质化了，商业化了，表演化了，人与人之间已经很难赤诚相见，人被物化或从物中消失都是常态。物统领了人，于是我们看到——

来的都很陌生
酒开始称兄道弟

这意味着我们承认物自身以其自身的法则操控着人类的情感状态，在物面前，人已然不存在了。人陌生但物在称兄道弟，多么荒诞的画面，但谁能说它不是今日更为真实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谓物是人非，物永远正确，不正确的反倒是人。看透人生荒诞的人是不幸的，这看透将让他 / 她不得安生，当诗人在《穷人》一诗中如此提问道——

这些穷人谁生养了他们
然后抛弃他
然后让他丢了家

他实际上是在用精神分析法去解决现实世界不可解的难题，他看到到处都有穷人，拣别人吃剩的，热恋别人的钱包，脸很久不洗……他罗列这些究竟想说明什么，又能说明什么？他什么也不能说明！“穷人”因为“到处”而显出一种必然而非或然，这“必然”已浮现在社会的表层，但今天因为诗人的搬运——他把他们搬运到纸上——而显出一种怵目和酸楚，我们说，这是诗人所能做也只能做的正义之举——谁让这些穷人丢了家？谁让这些穷人成为穷人？马知遥是个有社会观察力的诗写者，他确乎不想为一己的悲欢而写作，因此他说——

落了魄的可以喊回来
失了势的可以转过来

你夺了我的纯洁
抢了我的时光
消磨了我大好青春华年

我却只能低眉袖手
只能心甘情愿
只能把个奴才的嘴脸
代代相传

这一首创作于2007年题为《还魂歌》的诗作将被视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悲惨一生的立此存照。这存照因其“代代相传”而凸显悲剧的分量。优秀的诗人总是比自己的时代先行一步，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他的命定——他有责任用诗歌的方式去指证、去唤醒同时代的蒙昧者。而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却已因预知蒙昧者中的清醒者在铁屋子中将因被唤醒而再次领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而发出悲叹，那么，诗人如此一意孤行将遇到什么问题？他必须解决自己与时代，与时代中人在“看见”与“看不见”间的厉害冲突所导致的内心交战，这“交战”将因诗人自身的先知先觉而充满不被理解的困惑与挣扎。当诗人说——

你夺了我的纯洁
抢了我的时光
消磨了我大好青春华年

我们不禁潸然泪下并且瞬间发现，青丝变白。谁夺走了我们的纯洁并置换了我们一身，奴才的嘴脸？！

（安琪，当代著名诗人）

目录

马知遥诗选

- 白云 .3
- 还魂歌 .4
- 融化 .5
- 病 .6
- 盆地 .7
- 我的窗户 .9
- 单身 .10
- 恋爱 .11
- 爱着那夜夜传来的敲打 .12
- 我们 .13
- 伤心诀 .14
- 伟大的孤单 .15
- 爬山虎开始变黄 .16
- 月亮头一次清洁地看他 .17
- 这是一个苍老时刻 .18
- 你后悔大雨之夜 .19
- 此刻,阳光一样寒冷 .20
- 贪婪已经进了人心 .21
- 你已经过了不断弯腰的年龄 .22
- 我想,我是一名歌颂者 .23
- 十年 .25

| | |
|------------|-----|
| 眼中的失败者 | .26 |
| 一生 | .27 |
| 你说你失眠了 | .28 |
| 我学会了祈祷 | .29 |
| 人的脆弱 | .30 |
| 冬天的诗 | .31 |
| 打扫 | .32 |
| 百态 | .33 |
| 他们 | .34 |
| 小寒 | .35 |
| 严冬之冬 | .36 |
| 美好 | .37 |
| 把夜晚坐穿的几种说法 | .38 |
| 灰烬(一) | .39 |
| 灰烬(二) | .40 |
| 灰烬(三) | .41 |
| 3月我将提前步入中年 | .42 |
| 到达 | .43 |
| 酒 | .44 |
| 服务 | .45 |
| 樱桃 | .46 |
| 苹果 | .47 |
| 活着 | .48 |
| 门 | .49 |
| 纪念 | .50 |
| 黄河 | .51 |
| 理发 | .52 |
| 一本正经 | .53 |